



40年前的电影和电视 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



20世纪80年代,对中国人的娱乐方式而言是一个巨大转折。从这一年代开始,电影不再是人们娱乐的最主要选择,电视渐渐进入大众视野,并成为人们的主要休闲方式。

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,电影和电视带给我们的欢乐无数,留给我们值得回味的记忆也太多……

一部电影看一次不过瘾 看到台词都能倒背如流

□张川耀

改革开放前,电视机还是稀罕物,当时一台18英寸的电视机大概要卖两千元左右,这可是1961年前后参加工作、老二级夫妇俩三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和。因此,电影还是当时人们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。

电影院工作让人羡慕

我的亲戚、战友和朋友,有不少人在电影院工作,在胶片时代这是一个十分受人羡慕和很俏的职业,在电影院工作的人总会被人们捧着、宠着和敬着,常常有人上门送烟酒和时鲜水果,请吃请喝那也是很平常稀松的事。送礼请客者不为别的,就为在有好看的电影时,能买上几张票。

我记得,当年的《阿诗玛》《早春二月》解禁公映,以及《少林寺》《芙蓉镇》,还有香港电影《最佳拍档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美国电影《魂断蓝桥》《绝代佳人》、日本电影《人证》《追捕》、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《大篷车》等放映时,人们通宵排队,每人还限购两张。电影院则昼夜不停轮番上映,才能满足观众需要。由于电影精彩,有的人看一遍不过瘾,要看两三遍才算过瘾。

记得我的一位好友是个影迷,当年墨西哥电影《叶塞尼亚》他看了三遍,其中的精彩对白,他能一字不漏抑扬顿挫、绘声绘色地吟诵;小老弟王祖建,当年在市煤建石油公司工作,他学电影《抓壮丁》里王保长的对白,那简直是妙到毫巅。我那时分管财贸职工俱乐部,每次聚会必定请他表演,次次让人忍俊不禁捧腹欢欣。他以勤恳坚韧,去了四川曲艺团,不仅成为谐剧名家,还走上四川曲艺团艺术总监的岗位。

电影放映员是高危岗位

当时的一个电影院大体有十五六人,包括经理、售票、放映、收票、跑片、电工、清洁等人员。电影院集中在主城渝中区,拷贝(电影胶片)金贵,几家电影院共用,由跑片员骑着幸福牌摩托车上接下送。解放碑核心区的“和平”“五一”等几家电影院的影片放映时间,间隔大约半小时,如果要串联主城外的“运输”“文化宫”“山城宽银幕”等影院,间隔就要扩大到45分钟。

据多年从事电影放映的资深技师李昭儒等人介绍,胶片拷贝易燃胶片和赛璐珞两种材质,由于光源“炭精棒”热度高,放映时很容易烧片甚至发生火灾,因此放映员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职业。那时没有空调,狭小的放映室冬天不敢烤火,夏天温度奇高,放映员汗流浹背,常常衣服挤得出水。遇见拷贝没送到,或断片和烧片的情况,只得用幻灯打出“影片未到”和“故障处理”,放映员也很着急,耽搁的时间稍微久一点,场内的口哨声、嘘声、鼓掌声、拍椅子声、要求退票的声音便会此起彼伏,让放映员压力山大。

跑片员骑幸福摩托好拉风

曾担任过“和平”“唯一”电影院跑片员的李庆渝告诉笔者,那时的影院与交警关系很融洽,跑片的幸福摩托为赶时间开得风驰电掣,路过小什字、临江门和两路口等岗亭时,即使闯红灯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了了之,有时不小心撞挂了行人,也是先放人放车,事后从轻处理。

通常情况,一部90分钟左右的影片有10至12本拷贝,一本重4公斤左右,只能放映8至10分钟。为了确保影片正点放映,跑片员确实是在玩命般争分夺秒:到达影院后,赶紧把沉重的片盒送到放映室,然后取走刚放完的片盒,又赶紧送往下一家影院。山城梯坎陡,道路长,爬坡下坡负重前行,跑片员的确非常辛苦。

自1918年千厮门木匠街“涵虚”电影院开张,1920年民族路“英年会”电影院对号入座,开启重庆电影新时代,胶片电影在重庆兴旺了整整80年。大约以2000年为界,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,胶片电影的时代也宣告了使命的终结,老字号电影院几乎荡然无存,随之被UNE、英皇、金逸、万达、万象、保利等新潮影城取代。各个时期的电影拷贝,长江、甘光、南宁、柯达、爱迪生、井冈山、松花江等型号的电影放映机,也被收进了藏家的库房。(作者系原《现代工人报》社社长)

一台黑白电视引来一群人 为抢座位常常发生争夺战

□孙炳林

与电影的高大上相比,40年前出现在人们生活中的电视则显得更为亲民。电视的出现,也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,增添了太多的欢乐色彩。

9英寸黑白电视引发轰动

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,一种新的方式渐之进入矿山,足不出户便可知古今中外天下大事。

1980年初秋的一天,我和单位同事去主城办事,漫步在解放碑附近的商场,柜台上为数不多的几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,吸引了我们好奇的目光。我们站在柜台前久久不舍离去,“请你打开,让我们看一眼好吗?”“你买不买嘛?”营业员语气生硬面孔冷冰的回答让人难过,失望归失望,不看也罢!

第二年春,家住红岩煤矿工人村的矿工刘登模家,买回了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,这在当时的矿上真是独一无二的“洋宝贝”,一时间整个工人村轰动了,成为街头巷尾的最大新闻。每当夜幕降临,左邻右舍争先恐后拥至他家,电视机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。屋子小,人多容纳不下。主人只得将电视机摆在地坝的石方桌上,以便让更多的人观看。“前面那位大姐,请把头偏点嘛”,屏幕实在太小,站在后面的人哪怕踮起脚尖,也难看清画面。

常常发生前排椅子“争夺战”

当年秋天,红岩子弟校用学生勤工俭学的资金800余元,去紫江城买回一台19英寸的晶体管黑白电视机,可称工人村首台“大哥大”。电视机放在一间50平方米的教室柜台上,每晚还未开播,邻近家属区的男女青年便早已蜂拥而至,为争前排椅子常常发生争吵。遗憾的是,因电视机质量不过关,没看几天就瘫痪了。

后来,重庆江北无线电厂生产的电子管“熊猫”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问世。工人村家庭经济条件稍好点的,也陆续购买了“熊猫”牌电视机。为了使图像效果好,大家把长长的天线接上房顶,架起高高的十字架,场面壮观。那时,我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,爱人来探亲时晚上闲得无聊,就会去邻居家凑热闹,看“熊猫”牌电视机播放的电视剧《霍元甲》。

1985年初春,爱人和两个儿子从彭水迁来矿山,我也分到一室一厅住房。新家一无所有,仅两张床及两条长桌而已。当时正在热播电视连续剧《陈真》,左邻右舍虽有电视,但人生面不熟便经常去打扰。得知山下红岩贸易商店正在卖“红岩牌”12英寸黑白电视,全款300多元且可分期付款。于是我用120元现金支付了首付款,购回一台红色外壳的“红岩”牌黑白电视机。当天晚上,守在电视机前的两个孩子别提有多兴奋了。

鸟枪换炮买台彩电回家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各种品牌的彩色电视机开始进入市场。万盛城里大大小小的商店柜台上,整齐排列着一款款样式新颖的彩电。这些新款彩电外形五彩缤纷,十分耀眼,且功能很多,有些既能放录像又配有音箱,手持话筒就可放歌喉随歌起舞。围在柜台前的看客们看得心潮涌动,恨不得马上买一台回家过瘾。

1991年,学校调整住房,我分到一套两室一厅,两个孩子也参加工作有了收入,看黑白电视已觉得没味,于是决定鸟枪换炮,去万盛商场买回一台21英寸的“牡丹”牌彩电,电视荧屏里五颜六色的世界确实精彩,给小小的厅室增添了新景观。

时代在前进,科技在创新,电影和电视或将以更新的面孔,为我们提供更丰盛的精神食粮。

(作者系重庆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)

